

当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因为影视改编而受到热捧，文学的功能与地位再度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那些电影难以表现之处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严锋



《荷马史诗·奥德赛》 《傲慢与偏见》 《长恨歌》

当电影和视觉文化让人的想象力退化，文学用语言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文学将永远具有生命力。

小说比电影的优势在哪里？电影在哪些地方比不过小说？这是时代的重大问题，更是对我所在的中文系师生们生死相关的问题。

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核心主导艺术样式和载体，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小说在19世纪的西方发展到巅峰，到了20世纪，电影的风头显然盖过了小说，成为最强势的艺术媒介。电影一出现，人们就预言它会让小说退出舞台。2003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一门“中国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的课，11个人选修，其中9个是研究电影的。美国大学里专门研究文学的人越来越少，连研究著作都难以出版，只好把文学的课题拼命往“文化”上靠。

电影不可阻挡的魅力，其实用一句俗语就能概括：百闻不如一见。人所有的感觉器官中，视觉的冲击力最为强劲。因为从进化的角度，视觉与人类的生存最密切相关。在原始的丛林里，最决定我们前辈生死的是视觉，这个本能已经刻写在我们的基因里，即使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对这些本能不那么需要

的时代——因为基因的变异需要漫长的时间。

但是，电影/视觉最强势的地方，也就是它最弱的短板。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本能最强大，但本能也是最盲目的和最底层的。在本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性，以及理性的表达，虽然看上去抽象、脆弱而枯燥，但却是人类不断提升的关键。

举几个例子：电影崛起的最大动力是视觉性，但这个动力已经衰竭，无论艺术片还是商业片。

电影最大的软肋是交互性，因为电影有很强的线性，你没法在电影院里暂停、跳转，而这方面游戏是强项。

电影最大的限制是3小时长度，以往的大师们为此呕心沥血，戴着脚镣跳舞，避短扬长，甚至化短为长，令人钦佩。但是，局限依然是局限。有多少小说改编成电影不会遭受信息损耗的？而新的艺术媒介提供了更广阔的时空。

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沉浸感，几乎借此完胜文学。但是，现在出现了远比电影更有沉浸感的艺术媒介，你可

以走进，这就是VR。

换句话说，电影这个媒介，正是因为它先天不足而正在遇到比电影更新的媒介的挑战。

那么文学又有什么长处？

19世纪，著名画家特纳参观新发明的摄影展览后，长叹一声：绘画完蛋了。但绘画没有完蛋，而是通过塞尚等走向了一条非常不同的道路，抽象与主观的道路。20世纪，托尔斯泰看到摄影机后，感叹文学将从此改变。但文学没有完蛋，文学在逼真再现世界方面无法与电影竞争，就更加注重开拓内心世界，以及幻想世界。

王安忆说过，电影和视觉文化让人的想象力退化，文学用语言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美国文学批评家卡米拉·艾略特说“好书难成好电影”。文学经典电影化的困难堪称有目共睹。困难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读者长期以来阅读经典小说时在头脑中形成的人物形象，与屏幕上视觉形象的严重不符。其实这不能怪导演和演员，这是影视的原罪，文学的荣光。

当年鲁迅就曾经在《论照相之类》中对梅兰芳的“黛玉葬花”有

过酷评：“我在先只读过《红楼梦》，没有看见‘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时候，是万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为她该是一副瘦削的病脸，现在才知道她有些福相，也象一个麻姑。”现在人会觉得鲁迅太刻薄，对国粹京剧和梅兰芳本人有偏见。但是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作家对视觉表演艺术的不屑，对自己老本行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一个《红楼梦》粉丝对自己偶像的忠诚。

梅兰芳自己也谈到红楼戏难演：“前清光绪年间，北京只有票友们排过红楼戏。那时票房的组织还没有后来那么普遍发展。著名的有两个票房，一个在西城，叫‘翠峰庵’，名角如刘鸿声……他们排过‘葬花’和‘黛玉’。陈子芳扮黛玉。他的扮相是‘梳大头穿靴，如同花园赠金一类的小姐的打扮……每逢黛玉出场，台下往往起哄。甚至于满堂来个敬笑。观众认为这不是理想的林黛玉……可是内行看了这种情形，对于排红楼戏便有了戒心。”

高马史诗中写海伦的美，就说那

个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女子充满怨念，但是他们在城头一看到海伦，就觉得为她打一仗也是值得的。再看看电影《特洛伊》中的海伦，那简直就是五大三粗啊。

我是个金庸武侠小说迷，但每次我看所谓的武侠电影里那些大侠们的死缠烂打，贴身肉搏，气度全无，犹如街头混混，都是无比失落。武侠小说是最需要打开人的想象力让人飞翔的，但这想象力投射建构的对象，一旦转换为银幕上的具象，就立刻跌落尘埃，猥琐暗淡。这可以称为武侠神髓的不可视化。

麦克卢汉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文化概念：低分辨率和高分辨率。他认为文字相对于电影而言，属于低分辨率。低分辨率在这里不是贬义词，文学的低分辨，就像中国传统画的留白和写意，为欣赏者的想象和再创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屏幕的形象固然直观生动鲜明，但语言创造的形象却更含蓄，更灵活，更能激活个体的想象力。“喂呀”一声，需要多少高的比特率、采样位数和采样率才能表现？“吹弹得破”四个

字，要用多高的分辨率才能表现？那些电影难以表现之处，就是小说开始的地方。

即使是在追求互动性的新媒体时代，文学也找到了新的生命力。当传统艺术中被压抑的交互性被技术激活释放，成为人民群众越来越大的渴望，缺乏交互性就会成为艺术的软肋。游戏的确比电影能带来更多玩家的选择，但文学的奇妙之处就在于能提供更高层次的互动——想象的互动。

文学不死，只是转型。人类有一种倾向，就是喜欢把自己常用的一切媒介、符号和工具美学化、艺术化，也就是升华——用哲学的说法，就是升华。比如声音就升华成音乐，图像就升华成美术，哪怕是实用的手机，也会不断增加超功利的审美因素。那么，只要人类还使用语言，也就还会不断地升华语言，把语言艺术化，也就是文学化。电影电视的出现，反而让文学变得更加纯粹，并将继续成为影视、游戏、VR的灵魂。外壳可换，灵魂不灭。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种关注

都市情感剧的新套路

——从近来几部热播都市剧说起

戴清

都市情感剧是国产电视剧中的重要一脉。在很长时间内，浓郁的生活质感，是此类电视剧的显著特色，从1990年的《渴望》开始，到新世纪前后的《一年又一年》《空镜子》《金婚》，再到这两年的《中国式关系》《小别离》，延续的都是这一传统。

然而，从近来几部热播的都市剧来看，这一类型的写实创作传统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套路。

不久前收官的《我的前半生》就非常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趋势。该剧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收视包揽全国前二，全网播放量已突破30亿，成为今年以来名副其实的爆款剧。在当下影视产品极大丰富、信息过量的媒介生态下，《我的前半生》的胜出，显然是直击了大众的敏感神经的结果。该剧聚焦女性独立的现代性命题，也是亦舒原著主动承接鲁迅名作《伤逝》中子君涓生的人生爱情悲剧所做出的当代演绎。时代变化了，被抛弃的子君，又该怎样自我拯救？这个话题显然足够敏感，由此激起亿万观众竞相追剧热议实属必然。在剧情的具体展开方式上，主创选择将人物设置推向极致，特别是在开篇，从各个角度表现全职太太罗子君沉醉于物质享受、陶醉于自己的美貌、精神空虚的性格特征，对全职太太的表现是夸张化、漫画化的，看上去很有代表性及典型性，其实却是表面刻板的，反而显得对女性独立的理解比较狭隘。从现代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全职太太对家庭、孩子的付出需要全社会的尊重和理，更需要尊重女性多样性的人生境况与选择。生活中，忙碌勤谨、聪明能干的全职太太大有人在，剧中的表现很难概括现实生活中这一人群的丰富多样，也就显示出了与现实的背道而驰。

随着依赖性很强的罗子君进入职场后，全副进入了玛丽苏+霸道总裁的模式。她的所谓艰苦奋斗，每走一步其实都得益于金领闺蜜的男友贺涵的提点和帮助，包括面对小三的换房要求、前来买鞋的难缠老同学、商场老好人老金的追求、渣男段晓天的性骚扰……每一步都有这位闺蜜男友或前男友环绕左右，及时救助。在这里，罗子君进入职场后本该经历的脱胎换骨的人生历练，被置换成了霸道总裁的保驾护航。实际上，这样一种套路我们以前在偶像剧中并不少见，无论是《杉杉来了》《何以笙箫默》《放弃我，抓紧我》这样的时装剧，还是《千金女贼》《抓住彩虹的男人》这样的年代剧，以及一批古装剧。“大女主”的强势成长背后，仍然是“大男

主”的支撑和扶助，女性独立也就只能沦为一次次“逃脱中的落网”而已。所不同的是，眼下这一模式改头换面进入了一向以生活实感为主要特点的都市情感剧中，弱化了该类型中宝贵的写实创作精神。在此情节模式中去演绎女性的精神独立，也就缺少说服力了。

玛丽苏+霸道总裁的套路，来自网络文学，用网文的流行语来概括，就是大boss对小白兔无限“宠溺”，是一种女性先失宠于男人、后复受宠于更强男人的桥段。这样的故事无论拍得多么激动人心、令人神往，但内核终究不过是灰姑娘的另一种变体故事，一个虚幻的都市童话，和现实中女性的生存境遇、经济精神独立都相去甚远。

对于爱情的刻画，是都市情感剧的重要面相，《我的前半生》也不例外。剧中“爱上闺蜜男友”的故事模式，延续的是《失恋33天》的套路。这也造成了很多观众从感情上难以接受打击。同时被好友和男友背叛的人生打击足以击碎人的全部自信和他信，因而，人们在爱情选择上除了伦理禁忌外，还有着其他一些现实规避或忌讳，其中即包括和好朋友的恋人保持距离，即使不到恋爱的程度、过度的亲近亲密也难免伤害友情，这一点实在是成年人相处中默认的人际距离。因此，尽管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事例，却不容易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然而，这一套路模式因其在叙事上的高效简单、戏剧冲突劲爆成为影视剧一再模仿反复搬演，成为荧屏宠儿，折射的是当下影视创作对于观众普遍认知的忽视。剧中，唐晶、贺涵、罗子君几乎形影不离的关系、罗子君凡事必向贺涵求助等虽然表现得十分自然，也有力地助推了戏剧冲突，但其

其实却有悖于人之常情，最终也就“经不起成年人现实感的考量”。网罗各种社会话题，是《我的前半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除了家庭、职场和爱情之外，该剧的财富观也呈现出套路化的倾向。剧中，贺涵是标准的钻石王老五、高富帅，集所有优点于一身。而其他男性，陈俊生是其下属，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家庭生活中出轨负心；老金形象窝囊、收入不高，开的车更是一般，最终被贺涵下结论是“老实人的阴谋”；贺涵下属公司的小主管段晓天更是一个找刺激的“渣男”……高颜值+高身价在该剧中是与“人品、趣味”等内涵画等号的，也就存在以“收入和形象”代人品、代趣味、代审美之嫌。无论是陈俊生

的背叛、还是老金的无趣+心机，抑或

是段晓天的无耻都反衬出贺涵的理想无暇，既理性强大，又值得信赖。这种塑造人物的套路在近年来的都市情感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之前热播的《北京爱情故事》和《欢乐颂》系列中也都有所表现。

我们可以为这些远离生活实际和现实逻辑的影视剧套路找到很多理由。比如——影像总是会更多地提供现实生活中缺乏的东西，观众也情愿享受这种白日梦。说到底，现实中职场越是努力打拼，荧屏上越多见轻而易举的华丽转身；生活中感情越是难以维系，影像上则越是充斥着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倾情眷恋。这些都是此类模式在当下的审美域和接受语境。不过我们还是期待着影视作品的创作有高于生活的追求。写实是致力于表现当下现实生活的都市情感剧可贵的创作风格，借此，该类型创作得以有力保持着与现实生活的积极对话关系、鲜活生动的生活实感以及充沛感人的人文思考。期待今后的影视剧创作者能在程式套路之外，不断焕发诚实真诚的创作热情，向荧屏奉献更多植根生活、热气腾腾的“中国故事”。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今年以来的电视荧屏，可以说既热闹又多元，各种题材各种类型的电视剧，最大限度网罗了话题，也因此最大限度网罗了观众，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收视热潮，也出现了几部现象级作品。而观察这些热播剧，又能发现不少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新现象。

——编者的话



左图为《我的前半生》剧照，上图为《军师联盟》剧照



艺术逻辑让位于市场逻辑

令人遗憾的“半部好剧”

邵岭

电视剧《军师联盟》放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很多人发出一声叹息：可以弃剧了。

扮演曹操的于和饰演技术精彩当然是另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人看来，没了曹操的《军师联盟》，开始从历史剧滑向了言情剧。

一部被寄予厚望的作品最终成为人们口中的“半部好剧”，实在是令人遗憾。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军师联盟》并非个案。元人乔梦符提出的“风头猪肚豹尾”，说是好文章应该有样子，也同样适用于影视等艺术样式。然而，近年来不少电视剧却陷入了“半部好剧”的怪圈。

“半部好剧”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有像曾经热播的《金玉良缘》

《虎妈猫爸》《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亲爱的翻译官》这样，尽管题材类型各不相同，后半程都心有灵犀殊途同归地进入了“洒狗血”模式；也有像《鸡毛飞上天》这样，前半部分描写艰苦岁月里的白手起家是多么波澜壮阔，然而当剧情过半之后，却因为对于当代商战的刻画无力而遭到诟病。

而最为突出的表现则在节奏感的把握上，“注水”与“拖沓”是很多观众对一些所谓“半部好剧”最集中的感受。《军师联盟》中，自从曹操“下线”之后，剧情发展急转直下成了“男版《甄嬛传》”就不说了，整体节奏也如同一件组织密缝的褂子突然变得松垮垮——或者是在一些细

枝末节上反复纠缠，比如御赐小妾能不能进司马府；或者是同样的桥段重复出现，正如观众评价：就是主人公不断出狱入狱。

“半部好剧”的出现，很大原因归咎于电视剧越拍越长。《军师联盟》长达逾80集，为了赶播出档期，不得已拆成两部，已经播出的为第一部，全称为《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第二部《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预定将于秋季播出。从目前曝光的剧情来看，第二部才真正开启了司马家族的时代，相比之下，第一部只能算是前传，硬要铺排成42集的大戏，拖沓注水便是难免的了。

电视剧越拍越长并不是新鲜事，因此而出现的拖沓注水也一直被各方

诟病。但由此出现了“半部好剧”的现象，却尤其让人感到遗憾。在这一现象背后，是一些原本有能力打造精品创作团队放弃了艺术自觉，在资本面前或主动或被动地作出妥协。这种做法的路径非常清晰：冗长的集数能够在前期获得较高的售价，而精彩的前半部分则能够在剧集播出时像鱼钩一样钩住观众，让观众欲罢不能，从而使得收视率得到了保证。有些剧本的诞生过程甚至是这样的：先由好的编剧写出大纲和前面几集，后面的交给剧本公司去完成。艺术逻辑就这样让位于市场逻辑，也许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一环都感到了无奈，但最终却会使电视剧这种文艺样式的艺术性和美誉度受到难以估量的伤害。